

典藏版

Collected Works of Liu JianWei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柳建伟作品

石破天惊

柳建伟——著

硬汉式的英雄+浪漫的爱情+惊心动魄的反间谍战+充满神秘色彩的导弹部队

向中国导弹工程兵的致敬之作

在影视作品流行奢华、滥情、离奇和戏说的今天，以这样一群人为主角写戏，有些不合适宜。但我坚信当今中国仍然需要大力弘扬责任、使命、崇高和神圣。我坚信导弹工程兵的生活和精神，能够感动全体中国人。

——柳建伟

CI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013036558

I247.56
286

茅盾文学奖获得者

柳建伟作品

Collected Works of Liu JianWei

石破天惊

柳建伟——著



北航

C1644441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I247.56
286

27688081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石破天惊 / 柳建伟著. --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 4

ISBN 978-7-5404-6111-9

I. ①石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55590号

石破天惊

柳建伟 著

出 版 人 刘清华

责任编辑 谢迪南 任勇文

书籍设计 萧睿子

内文排版 ray-studio 蔡翔子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13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开 本: 970mm×680mm 1/16

印 张: 24

字 数: 350,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6111-9

定 价: 39.8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谨以此书献给共和国战略导弹部队

第一章

大功团团长沙万山今年真是流年不利。这不，刚一开春，他就遇到了自己命运的倒春寒，本来该他好好露脸的节骨眼上，却找不见他的踪影。

石万山本该露脸的机会就是在DF-88新型导弹定型实验的观摩场上。DF-88已基本定型，今天要一次性发射三枚，一枚打到西北，一枚飞至西南，一枚射向东北。这样的展示，在导弹部队的历史上，即便不说绝无仅有，至少也是屈指可数。如果它表现出色，就标志着中国新的护国长剑铸造成功，马上可以批量生产。导弹工程兵师的下一个主要任务，就是为这把神奇威武的巨无霸长剑打造安全牢固的剑鞘。

观摩大厅正前方竖立着巨大的液晶显示屏幕，屏幕上方张挂着十六个鲜红夺目的大字：严肃认真，周到细致，稳妥可靠，万无一失。这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为测试导弹发射操作的官兵题写的，一直成为二炮官兵的工作标准和座右铭。大厅前两排将星闪烁，几个白发皓首的导弹专家夹杂其间。第二炮兵副参谋长周剑锋少将坐在第一排正中，一反往日的威仪，与专家们谈笑风生。不时有人到前排来向首长敬礼，谦恭地聆听上司亲切而不失威严的问话。

音乐响起的同时，巨大的水晶吊灯暗淡下去，大厅安静下来，所有目光都投注到正前方。屏幕上，自左至右显示出四个画面，深邃的山谷里耸立着一个高大的塔架，宽阔的海面上停泊着一艘驱逐舰，辽远的草原上露出一口发射井，茫茫的戈壁滩上摆放着一只巨大的白色球体。

果断沉着的操作口令响起：准备！开始！

山谷中的隐蔽发射井口悄然打开，八个战士合作操纵着一台移动导弹发射车，一枚导弹从井口慢慢伸出头来，随着塔架的缓缓竖起，灰色弹体

上鲜红的DF-88字体映入众人眼帘。大厅里的寂静正可以用老掉牙的“地上掉了一根针都能听得到动静”来形容。猛然，DF-88像一条不耐蛰伏草丛的巨龙，腾空而起，喷吐着火舌斜刺苍穹，向数千里之外的目标怒飞而去。一时间，人们屏住了呼吸。

紧接着，驱逐舰上的导弹发射架升出甲板，湛蓝的海面上迸射出一道耀眼的强光后，DF-88如火山喷射，裹挟着烈焰直刺蓝天。

转眼间，大漠孤烟直、长河落日圆的景象映入众人眼帘。地老天荒的茫茫沙漠中，巨大白色球体静静地等待着飞来的导弹。

雄浑豪迈的男声通过扩音器回荡：“一号飞行正常，二号飞行正常，三号飞行正常。预计十五分钟左右相继飞临目标。报告完毕。”

等待中，观摩大厅依然鸦雀无声。

三枚导弹几乎同时准确击中目标，白色球体靶标被彻底摧毁。

静穆的大厅里，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，夹杂着后排炸雷般响起、很富穿透力和感染力的“哈哈哈哈”，以及“真神！”“太棒了！”“国威军威，看我二炮！”的欢呼雀跃声。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回头张望，然后就笑了。不出众人所料，发出“哈哈”的，果然是人称“狮长”“狮子王”的导弹工程兵师师长顾长天，他虎背熊腰的右侧，正是细臂瘦腿的师政委成南方，这两人在一起很有漫画效果。虎踞龙盘两人左右的，是导弹师三员猛将——英雄团团长杨得胜、红旗团团长张志勇、先锋团团长高建瓴，在“狮长”的感召下，他们兴高采烈地跟着连喊带叫。前排马上有将军以目光和下巴示意，让顾长天坐到前面去，“狮长”使劲摇头，比划着手势表示自己不去“越位”。

紧接着，满屋子喜悦和自豪的人，全都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。周剑锋中等个头的健壮身躯比平时更为挺拔。平时不轻易动感情的他，紧握住右边老人的手，使劲摇晃，满脸是笑：“贺院士，祝贺祝贺，热烈祝贺！成功了，太棒了！”

贺院士眼镜片后隐约有泪花闪烁，声音颤抖：“发射也很精彩，同贺同喜。”

周剑锋仍然把贺院士抓得牢牢实实的，眼睛熠熠发光：“院士，什么时候可以装备部队？”

“这是计划中最后一次试射，估计一年后能批量生产，那时就可以装

备部队了。周副参谋长，DF-88需要的阵地，什么时候能建成啊？”贺院士紧盯住周剑锋的眼睛，反问道。

周剑锋终于松开手，转身喊道：“顾长天——”

“到！”顾长天狼行虎步奔过去，圆脑阔脸上，一双豹眼闪闪发光，蒲扇般的大手始终举在耳旁行礼。

“顾师长，现在告诉你吧，你们正在修建的石破天惊——世纪龙工程，就是为DF-88筑的巢。这柄新型护国长剑的威力，刚才显示过了。请你告诉贺院士，什么时候能把剑鞘打造出来？”

顾长天情绪高昂，带着对工程兵师绝对自信的笑容，“啪”地又一个敬礼：“是！”一转身，扯开高门大嗓，“石万山——”没人回答。声音至少提高八度：“石万山——”还是没人答应。

顾长天急了，忘了身处的场合，忘了眼前是总部领导，也忘了旁边还有专家和其他首长，狮吼起来：“怎么回事？石万山呢？”

成南方在后排急得直向他摆手，顾长天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赶紧压低声音对周剑锋解释：“首长，这个工程的龙头是大功团承建的，石万山是大功团团长。”

这时，一个中尉气喘吁吁从外面跑进来，敬礼报告：“首长，观摩开始前，石团长就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他吃豹子胆了吗？”“狮子王”的黑脸气得煞白。

“报告首长，山体滑坡，把龙头工程的主洞口埋住了，情况紧急，石团长回部队了。他说不敢打扰首长，交代我等观摩结束后再向首长汇报。”

顿时，观摩大厅重归沉寂。工程兵师刚才龙腾虎跃的几个人全傻了眼。周剑锋声音低沉：“有多少人在洞里，你知道吗？”

中尉低下头：“八个。”

霎时，所有人雕塑般凝固了，大厅里静得可怕，每个人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。

顾长天铁青着大黑脸，豹眼几乎要突出来。成南方瘦削的脸上挂上一层霜，两片薄薄的嘴唇死死地抿着。片刻，周剑锋威严地对秘书说：“马上接大功团。”大步流星往外走。

群雕活动起来。人们一个个神情肃穆地离开，偌大的厅里，只听得一声声叹息，一阵阵沉重的脚步声。

山体滑坡，这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，一下把新型战略导弹发射成功的喜庆气氛破坏殆尽。

早春时节，北京阳光灿烂花娇柳媚，而在太阳山地区，却正是气候最恶劣的时候。绵绵不绝的连阴雨，淅淅沥沥凄凄惨惨地昼夜下个不停，日息月隐，苍穹冥冥。满地都是污泥浊流，满世界都阴晦潮湿。在这样的地方，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人也似乎阴湿发霉，随时能被拧出水来。

一年里难得见几次太阳的太阳山，山体庞大，纵横绵亘，在导弹阵地设计工程师眼里，它的等高线也很符合条件，这样的山体和地貌，是让战略导弹藏龙卧虎的好地方，再加上太阳山地区终年多雨的气候条件，都使得它被首选为建筑战略导弹洞库的最佳地域，因为无论是隐蔽还是机动作战，它都是一个天然的伪装网。

天时地利都具备，“石破天惊”龙头工程自然落户于此。然而，谁也难以预料，龙头工程主坑道的切口刚被切好，就遭遇到连续几十天的霏霏淫雨。终于，坑道切口不能承受山体泥石滑坡之重，被泥石流淹没了。

曲折蜿蜒的盘山公路上，一辆迷彩外壳的切诺基开着大灯，在迷蒙雨雾中颠簸穿行着。石万山紧绷着脸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浓眉下一双深邃锐利的眼睛直视前方。线条硬朗棱角分明的脸庞，刚毅霸气的板寸发型，笔直挺拔的腰板坐姿，使得这位四十多岁的导弹阵地工程主攻团团长，周身透出一股肃杀的英武之气。

连阴雨对这个切口的杀伤力就这么大吗？是天灾还是人祸？到底是哪个环节的问题呢，施工不当，还是设计上的纰漏？石万山蹙起眉头，苦苦思索。可是，按理说，这么重要和大型的导弹阵地的设计，历来都是由二炮工程院总设计师秦怀古亲自主持，秦老历来以工作严谨和要求严格著称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失误，怎么可能呢？不，绝对不可能！

他下意识摇头，否决了这个思路。

且不论是什么原因吧，整个工程兵师一年的伤亡指标是多少？只能在万分之一点五以下！这下倒好，自己团里一下就给埋进去八个！这些人目前是死是活？……忧虑和焦灼，使他的眼神更为深邃，面容更为凝重。万一……万一他们有什么闪失，自己的军旅生涯走到了尽头不说，从此心灵一辈子都不得安宁。

修了二十几年导弹阵地，石万山早已熟谙导弹阵地的特征和脾性。为

了隐蔽，开口要小；为了防御核袭击，坑道要长；为了能多存放导弹，库容要大。小口子、长脖子、大肚子的导弹阵地；哪一块骨头最难啃，他一清二楚。刚一切口就出了天大的事，真不是好兆头啊！

想到这里，石万山不由打了个冷噤，命令司机：“开快点，再快点！”

司机用左手飞快地擦一下额头的汗水，偷觑一眼右邻的脸色，小心翼翼地回答：“团长，下雨，路滑，这路上很危险。”话虽这么说，速度还是有了提高。

寒风夹着冷雨，似乎永不疲倦地向玻璃窗袭来；黛色的山峦，静默的莽林，陡峭的峰岩，峻壁下奔腾的涧流，犹如一幅幅苍凉凝重的油墨画卷，不断从车窗两边漫过。

突然，一股山洪席卷着泥石流呼啸而下，“哗”地落在车后。

好险！

浑身泥泞像只脏猴子的切诺基，七拐八弯，上坡下坳，渐渐地，连山坳上寥落依稀的村寨民居也见不到了。除了汽车发动机的轰鸣，山林间死一般的寂静。

一根横木杆出现在眼前，旁边是醒目的告示牌，上书鲜红的大字：“军事禁区，未经允许，不准入内。”两个战士头戴墨绿色的钢盔，手持乌黑锃亮的冲锋枪，肃穆庄严地伫立在雨中的告示牌旁。切诺基减缓速度到面前时，两人立正，挥舞着小红旗，姿势很优美。

汽车戛然停下。七星谷禁区第一哨——七星谷检查站到了。

“首长，请出示特别通行证。”哨兵神情严肃冷峻，口气不卑不亢。

司机的验过了，石万山还在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掏，额头上沁出了冷汗。糟糕，身上根本没有。

司机看看石万山，跳下车，拍拍哨兵肩膀：“你没见过团长？出事了你不知道？今天请你们就特事特办，通融一下吧。”

圆头圆脑十分壮实的哨兵庄重地向司机敬个礼，然后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：“对不起，没有证件不能放行，这是规定。”

司机瞪圆了眼睛：“工地塌方了，你不知道？”

哨兵对已经站到面前的石万山敬礼：“对不起，团长，不管什么情况，我们只认证不认人，这是规定。如果您的证件实在找不到，那就只能请保卫股长来领您进去。这也是您给我们定的军规。请原谅。”

石万山庄重地回敬军礼：“好样的！没有证件，就是天王老子玉皇大帝来了，也不让进！”一拍脑瓜子，“这记性！”

他奔回车里，从驾驶舱的小抽屉里翻出证件，如释重负递给小胖，脸上露出笑容：“哪个营的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受到表扬，哨兵笑得天真灿烂：“谢谢！”还回证件，清脆响亮地回答，“我们是一营的！我叫王大伟，他叫孔跃，跳跃的跃。团长，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你们都是好样的！”

司机抹一把脸上的雨水，拉开车门刚要上车，被一只大手拽住动弹不得。他一愣神，石万山“噌”地跳到方向盘前，迅速系上了安全带。司机一脸无奈，赶忙从另一边上车。

“把我的证件拿好。二道岗，三道岗，不能再耽误时间。”石万山猛地一踩油门，切诺基轰的一声迅疾蹿过检查站。

“团长，路滑……”

“啰嗦！快系上安全带！”

沿着盘山公路，切诺基上下左右不停地颠晃着，朝黑黝黝的深谷驶去。

群山笼罩在灰蒙蒙的雨雾中，时隐时现出黑黢黢的粗犷轮廓，七星谷深谷山体滑坡处，丝丝密密的雨帘下，两台挖掘机不停地工作着。

三十多岁的大功团一营营长张中原皮肤熏黑，面相淳朴厚道，中等个子壮硕敦实。他带领战士蹬着没膝的黑色泥浆，在挖掘机的空隙里抢挖泥石，头上脸上不时滚下汗滴和雨水。

一级士官方子明一边挖着，嘴里同时嘀嘀咕咕：“营长，我说了开工那天要杀只鸡祭山神，你们领导不听，还批评我，你看现在……”

“还胡说！话太多了，给我加紧干！”张中原瞪他一眼。方子明做个鬼脸，低头闷声挖起来，动作频率比刚才翻了倍。

又有两辆挖掘机面对面开了过来，左边一辆尚未停稳当，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团政委洪东国就跳了下来，大声吼道：“张营长，把你的人撤下来！别添乱了！”

平时总是温文尔雅笑眯眯的洪政委突然发火，把张中原吓了一跳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他抬起头，脸上的水流趁机溜进他嘴里，他喉间咕噜一声吞咽下去。

战士们停止挖掘，都露出不解的表情。

洪东国马上为自己的态度自责起来。取下蓝色头盔，抹去脸上的水珠，刚才面目模糊的他，立刻显现出一张白净的脸庞。他冲张中原笑笑，那意思就是道歉。好脾气的洪政委发脾气自有其原由，他刚接到师部电话，师长政委在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士兵的同时，言语之中责备他没有把安全关。

张中原走过来，憨厚地笑笑，咂咂嘴：“政委，这么多挖掘机，施展不开呀！”

是啊，刚开过来的两台挖掘机，就像两头红了眼的斗牛，相互死死抵着犄角，互不相让去路。

洪东国长叹一声。这叹息似乎是对挖掘机的专门指示，两台机器应声停了下来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泥牛般的切诺基一个急刹车横亘到挖掘机前。

“老石！”洪东国叫起来。

张中原惊喜地叫道：“团长回来了！”

“老洪！”石万山以猛虎下山的姿势跳下车，趋前与洪东国握手，“情况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还没有大的进展。”洪东国脸色暗淡下来。

“走，带我去看洞口。中原，你也来。”

三人深一脚浅一脚往坍塌的洞口走去。

正环绕着洞口四处走八方看时，石万山突然脚下一滑，挣扎两下，最终没有站稳，仰面摔倒在泥水里。洪东国和张中原赶紧把他拉起来。泥浆从石万山头上往下流淌着，他往后捋了捋头。

“老石，你赶紧回去换衣服。”洪东国看着他，直心疼。

“没必要。现在分秒必争。”

“团长，这样会生病的……”张中原眼睛里饱含焦灼。

“别说了，战士们的棉袄早就湿透了。”他抬腕看手表，“现在四点二十七分。准确的出事时间清楚吗？”

“上午九点零五分。”张中原回答。

天爷，都七个多小时了，洞里肯定没有多少氧气了。人命关天啊，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千万别出大乱子啊……一时间，石万山脑子里乱哄哄的。

“张中原，这么长的时间里，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们一刻也没停过，一直在挖。还有，为了尽快将坑口挖开，我们用了简易快速架设的抗滑桩，把上边的滑渣挡住，防止它们继续下滑，”张中原显出委屈的神情，嗫嚅着，“挖掘机施展不开，起不了大作用，又不敢用大型机械，大张旗鼓干的话，怕敌人的间谍卫星拍照……”

“嗯，抗滑桩用得好，不然都是在做无用功，”石万山神情缓和下来，“中原，你马上去准备炸药。”语气一下又变得斩钉截铁。

洪东国吃了一惊：“老石，用炸药干什么？”

“刚才看了滑坡后的地形，我发现必须把这个土包炸掉，再从三营调来两台挖掘机，六台机子，形成一个环行阵势，轮番挖，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救人。中原，快！”

“是！”张中原转身就跑，心里直骂自己，你怎么就想不到呢？真蠢，真笨！

洪东国忧心忡忡：“老石，用炸药会不会影响主坑道？万一把主坑道给震塌了，那可就适得其反……”

“老洪，考虑周全是有必要的，但掌子面太小，兵力展不开，时间不等人啊，”石万山目光炯炯，“按这种挖法，明天早上都还挖不到，即使挖到了，恐怕也晚了。坑道只有二百多米长，缺氧严重。”

大事临头，石万山立刻显示出他鹰派人物的性格：“老洪，工程上的事，由我负责，出了事故，是我的……”

“老石，你这是什么话，”洪东国制止住他，诚恳地说，“我不是不同意用炸药，更不是怕担责任，只是担忧……不说那个了。事故是你不在家的时候发生的，如果有个什么万一，责任当然应该由我担当。你赶快回去吧，瞧你，脸都冻紫了，嘴唇是黑的，快回去换衣服吧，我留在这儿。”

洪东国脸上眼里都是疼惜。

“我还能挺得住，没事，”对洪东国的真切关怀，石万山打心底里感动和感激，但这个铁骨雄风的硬汉，嘴巴历来不会“来事儿”，只是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自己的搭档，真挚地说，“老洪，我是工程总指挥，用炸药又是我下的命令，一旦出现什么情况，我还能撇得开责任吗？还有，我是二十多年的老工兵了，这种场面经历得多，经验丰富，当然得留下来指挥战斗。老洪，你快回去吧，团部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这个政委去处理，师

里随时会来电话，我们两个不能都不在。”

洪东国再找不出理由，只好无可奈何地：“好吧。老石，千万小心啊！”

“放心，我会注意的。老洪，再见。”扭头高喊，“张中原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炸药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报告团长，准备好了！正在等候命令！”

“好！你们听着，现在，挖掘机后退五百米待命！爆破手准备！”

战士们迅疾退出刚才的岗位，分头忙碌起来，其中十几个戴着红色头盔的战士，操着新拿到的各种工具，又纷纷冲了上去。

张中原大喊：“再上一个班，快！齐东平，方子明，跟我去埋炸药。快！”

一连一排代理排长齐东平、一级士官方子明应声而到，抱着雷管和炸药飞快地冲了上去。

石万山喊道：“挖掘机都不要熄火，先在这边排成一字梯队，等爆破后，马上从右侧向左侧挖，然后形成一个环形阵势，轮番挖。张中原，你们要一次性把土包削平，不能炸个大坑。”

张中原、齐东平、方子明异口同声：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“砰！”惊天动地，地动山摇。阻碍兵力展开的土丘瞬间被夷为平地。

“成功了，成功了！”灰头土脑的齐东平和方子明欢呼雀跃。满脸黑硝的张中原憨憨地笑，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。

六台挖掘机依次向出事地点开去，六组战士紧紧跟随着，见缝插针清理它们残留下的泥石。

没等硝烟散去，张中原一头冲了进去，旋即跑出来，兴奋地大叫：“团长，快来看，主洞口现出来了！”

石万山疾步过去，看到洞口，长长嘘出一口气：“一九九四年那回，你们闷进去多长时间？”

“二十一小时零十八分钟。”

“那时坑道打了多深？”

“三百二十七米。”

石万山一把抓住张中原的臂膀：“中原，他们还有救！”

石万山松开手，双腿有些颤抖，感到自己好像要虚脱。他闭上眼睛，喃喃自语：“谢天谢地。”手哆嗦着上下摸烟。猛然想起已经戒好几年了，脸上浮现出自嘲。

扫除障碍后，挖掘机层层深入，速度突飞猛进；剩下不大的一个土丘时，战士们改用铁锹挖；最后，大家用双手刨，刨啊刨，很多人的指甲都刨没了，鲜血直流，但没有人停下来。他们一边刨着石渣泥块，一边呼喊着战友的名字，有人失声痛哭，有人喃喃祈祷上苍保佑洞中战友平安无事。他们的泪水、汗水和血水融合到一起，滴渗进地上的污泥浊水之中。

横七竖八倒在洞里的八个战士，终于被战友们柔韧的手给刨了出来。大家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抬上担架，抬到洞外的救护车上。早已等候着的医生护士们急忙围上去，麻利地做应急处理。

石万山焦急又充满希冀地问：“老刘，他们没有生命危险吧？”

“应该没有。只是有两个人伤势比较重，必须尽快输血，”医务队队长老刘忙得顾不上抬头，“团长，尽快送他们到小广场，直升机等在那儿。”

一群战士又七手八脚忙碌起来。救护车载着八条年轻的生命，带着大功团官兵殷切的期望，“呜呜”鸣叫着，风驰电掣而去。

大功团八个战士施工受伤入住医院的消息，很快传遍二炮各单位各个部门，搅得上上下下忐忑不安。年届花甲的工程院总设计师秦怀古，得知此事后，趁医生护士不注意，立刻从病房里“逃”了出来。回到家，身体消瘦面容憔悴的他，立即戴上老花镜，弯腰盯着摊开在写字台上的设计图纸，一个图标一个图标仔细地观察。他的书房整洁雅致，南面是一排高顶天花板的大书柜，其他三面墙壁上全都挂着各式各样的设计图纸。

咚，咚，咚，响起三声轻柔的敲门声。

“是丹雁吧？请进。”

门被轻轻推开，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庞随即闪现出来，一双仿佛能透视世间一切的美目，灵动，内涵无比丰富，也使这张原本显得个性强烈的脸平添上妩媚生动。有人把“美女”分为三等，说只有一等美女才是真正的美女，远看漂亮不能近看的女人属三等美女，近观漂亮不能细看的女人属二等美女，远看近观都耐看、怎么看怎么漂亮、且须具备脱俗出众的气质

的女人，才算是不折不扣的一等美女。林丹雁符合“一等美女”的全部条件。

“秦老师，您好。”林丹雁推门进来，高挑的个子姿态优美。

“丹雁，你过来。七星谷一号洞出事了，山体滑坡，埋住了洞口，闷进去八个人……”秦怀古指点着图标上的“七星谷”，声音嘶哑。

“啊？”她惊叫起来，声音仍是轻柔的。

“幸好没死人，但重伤了两个。工程部王部长叫我们去现场看看。”

林丹雁呆立着，一时心乱如麻。虽然年龄才三十出头，她已经是秦怀古的助手，是石破天惊——世纪龙龙头工程的主要设计者，七星谷阵地，正是她独立担纲的第一个大作品。好半天，她才缓过神来，幽幽地说：“设计时，我充分考虑到了太阳山地区复杂的地质结构……”

“我相信你的责任心和能力，它应该与你的设计没有关系，别担忧，哦？”秦怀古安慰道。

“那，会不会施工上有问题？”

“应该也不是。我也了解石万山，了解他的大功团。山体滑坡，估计连阴雨是罪魁祸首……”

“石万山？他还在大功团？”林丹雁抑制不住，几乎是喊了起来。

“是啊。”秦怀古抬起头，端详着她，“小林，怎么啦？”

“哦，我对石万山还在大功团有些意外，”林丹雁伏下身子，察看着图标上的“七星谷”，借以掩饰自己的失态，“以为他早就高升了。”

“丹雁，你早点回去吧，准备一下，明天早上六点钟我们飞汉江，多带点资料，换洗衣服也多带几件。这次你可能要在七星谷呆一段时间。我们必须在技术上确保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。”

“好的。那我回去准备一下，老师再见。”出了门，林丹雁的心脏依然狂跳不止。

凄凄切切连绵数月的小雨，在人们似乎看不到尽头的绝望中，终于停住了。一轮久违的太阳，隐藏在厚厚的云层后面，偶尔犹抱琵琶半遮面般羞答答露一下脸，又急惶惶躲了回去。营房远处，群山被雨水洗得一尘不染，碧绿的颜色近乎失真；窗外，百年大槐树老枝发出新芽，诱人的嫩绿，告示着春天终于来临。

一营营部的活动板房里，张中原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窗外的大槐树，呆

呆地想着心事。齐东平站在门口好几分钟，等着被召见，发现这招行不通，只好高声地：“报告！”

张中原回过神来：“进来。学完了？”

“学完了。”

“查清楚了吗，昨晚在一号洞口放的说是辟邪的鞭炮，是谁买的？”

“方子明。”

“混账！他还嫌乱得不够？”张中原的火气抓住时机，轰地蹿了上来。

齐东平慌乱解释：“营长，上个月，雷电劈了太阳树村两棵老柏树，有人说必须……我批评了他，他已经承认不对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，你们这叫什么，我看是叫兵兵相护。”张中原没好气，“这次就算了，这串鞭炮，算是庆祝他们八个人死里逃生。以后，谁再受这种迷信传言的影响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去吧。”

齐东平磨磨蹭蹭的，显然还不想“去”，却又不开口。

“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有，没什么。”忽然下定了决心：“营长，听说要追究责任……”

“追究也追究不到你头上，你已经尽职了。放心吧，这件事不会影响你提干的。团长说了，还要为安全员请功呢。”

齐东平顿时眉开眼笑，运足精气神，“啪”地一个敬礼：“谢谢营长！”欢天喜地跑出去，路遇正往小广场去的石万山和洪东国，笑吟吟行礼，“首长好！”

“有什么好事，笑成这样？”洪东国问。

“有……没有！两位首长再见！”一阵风似的没了踪影。

洪东国浅浅地笑笑：“不知要到什么时候，那八个战士才能这样活蹦乱跳。不过他们没有生命危险，也够庆幸的。我一生中最漫长的时期过去了。”

“不是一生，是前半生，”石万山认真纠正他，“老洪，看七星谷的石头，我早就知道龙头工程很难一帆风顺。只有伤没有亡，而且重伤只两个，老天够照顾我们的了。怕的是，这还只是个下马威……”

“团长，政委，我正找你们呢。”张中原风风火火跑过来，“我是不是带人把一号洞口清理一下……”

“急什么？现场先留着！让首长和专家看看，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。”石万山瓮声瓮气。一股情绪上来，他飞起一脚，一块碎石划着弧线连滚带爬。

洪东国拍拍张中原肩膀：“整顿学习，整顿学习，可以多学习嘛！内务条令，保密规定，都行。其他事情先别操心了。去吧。”

张中原遵命，走出十几米远，又听石万山在背后高喊：“张中原，今天在谷口值班的王大伟，还有孔跃，原则性强，严守纪律，每人给一次嘉奖。”

洪东国走近石万山：“老石，师首长马上就到了，你这情绪，少说话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团确实出了事故。”

“老洪，你也听到了师里郑浩副参谋长打电话的口气，把我们当新兵蛋子啊？我憋气……”

“哎，老石，等会儿见到他，脸可别拉这么长，他毕竟是师首长，是咱们的上级领导。”

“放心，党的组织生活原则我倒背如流。”

洪东国笑笑：“我哪能对你不放心啊，只不过天生一副婆婆妈妈的心肠，老忘了看对象是谁。郑浩怎么看，由他去，不是还有专家组吗？他说什么，咱先听着。”

“放心吧，我不是爱斗架的乌眼鸡。”

两人互相看一眼，都大笑起来。

石万山用手搓搓脸：“我还以为自己再不会笑了呢。等专家的意见吧。师长他们该到了。”

说曹操，曹操到。一架小型军用直升机沿着山谷飞过来，降落到伪装成彩色的小广场中央。顾长天一马当先冲出机舱，成南方紧随，师副参谋长郑浩断后。郑浩中等个子瘦而不弱，斯文沉静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看上去矜持稳重，彬彬有礼，使他显得比三十七岁的实际年龄要老成。只有走近他，盯住那副镜片后的一双眼眸，才能察觉到他眼角眉梢间遮挡不住的狂傲之气。

石万山和洪东国急忙迎上前，一一行礼。敬礼、回礼各自完毕，顾长天问石万山：“现在在忙什么？”

洪东国抢先开口：“首长，接到师里指示后，我们意识到整顿学习十